沅江文史资料

第四辑目录

游击队夜袭和丰局……徐昌龄口述　戴理整理（1）
我去延安“抗大”的前前后后……
……陈志华口述　傅作舟整理（5）
中国驻印远征军反攻缅北第二阶段之回忆……龙学海（11）
淞沪血战浅忆……郭学儒（22）
第三次长沙会战记实……叶长青（26）
潼关河防记事……皮小春（33）
伞兵部队首次出击日军浅忆……张跃怀（36）
衡阳会战之回忆……彭润辉（38）
沅江沦陷前琐记五则……陈渭清（41）
简忆沅江三青团与国民党之分裂与合并……谢月秋（44）
国民党“六大”琐记……王聘之口述　朱慰曾整理（52）
国民党政权崩溃时掠影两则……孙清斋（56）
“警报周刊”社之回忆……廖晓庭（59）
草尾镇首次迎解活动……朱慰曾（62）
记琼湖箩业工人维护码头权益的斗争……陈少邦（65）
建国前沅江县地方武力……曹韵怀　谢典荫　吴卫中（67）
沅江县在乡军官会忆述……曹韵怀　吴卫中　谢典荫（72）
沅江戡建大队始末……吴卫中（7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戊戌变法至民国成立时期沅江教育梗概……肖汉民（80）
沅江牛痘局创建前后之回忆……谢典蒂（82）
明德医院戒烟事略……谷和邦（85）
民国初期景星寺被毁一案始末……曹庆云（87）
渔民巧计诱杀卜元吉……刘长松（91）
民生大垸血案始末……刘鸣谦　谢正才（93）
光复垸枪杀佃农惨案之始末……曹爱泉　毛　斌（96）
张状元回乡扫墓记……皮子健（103）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石范英……曹　鸣（105）
回忆同学蒋纬国二三事……皮小春（108）
忆老舍先生的教诲……龙　阳（114）
先父李哲仁起义简述……李灵均口述　谢麟图整理（118）
周楚绅先生事略……
…张绳祖 吴家楠 周柱国口述　周尚文综合整理（121）
方镛先生行述……皮肃贞（124）
民国时期沅江工业简况……汪集昌（127）
沅江县创办贫民工厂始末……符漾湘（132）
沅江酒精工厂简介……熊梅魁（135）
琼湖纺织工业社简况……王世功（137）
沅江县电力事业发展史略……李海宗（138）
建国前的我县苎麻生产……王金生（142）
民国时期的币制及沅江商业市票……刘剑秋（145）
民国时期的沅江合作事业……黄浩然（152）
外商入侵沅江简况……彭迪详（156）
老合兴铜铺经营史……王世功（159）
草尾慈善堂……刘鸣谦（161）
后　记……（164）

游击队夜袭和丰局

徐昌口述　戴理整理

和丰局，设在和丰垸（今新华乡和丰村）之北堤。沿堤上通草尾过河码头，下达三码头津渡，折转和丰垸东堤，经张家洲木剅口（今新华乡均恩村）过渡，南往新港，西出八形汊河口。河港交错，水陆两便。

民国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七月，我县遭受大水灾，北部堤垸多成汪洋泽国，唯独和丰垸（俗称癞子洲）幸喜没有溃缺。时近中秋，即农历八月初九，和丰局援例在局总长肖邦君主持下召开业户大会。大会期间，为应付溃垸饥民，每天每人施赈糙米一升，以行小惠。远近饥民闻之接踵而来。霎时局屋东头渡船亭子便成了饥民营。其时武光洲游击队第二支队队长朱祖光扮成叫化子模样，随众饥民也来到和丰局，探听敌情，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为了便于客籍业户回家过中秋，业户大会开到八月十三日闭幕。闭幕那天，局里大摆筵席，鱼肉飘香，豪吏富绅，开怀痛饮，相互猜拳行令，好不乐意，个个喝得酒酣耳热，至晚灯火通明，玩麻将打跑符，各尽其兴。虽是水灾年景，也无损于他们的穷奢极欲，这些老爷们认为自民国十九年（公元一九三〇年）滨湖五县（益阳、沅江、南县、湘阴、岳阳）成立剿共总指挥部以后，沅江县团防大队长王剑龙调集各县团防，配合国民党军驻湘部队李觉部，多次对武光洲游击队进

行了“清湖围剿”，沅江一带可算是太平无事了。因此，和丰局到会的业主根本就不考虑在这月明星稀之夜，还会有什么游击队从天而降。

朱祖光探明此消息后，就在这天深夜率领游击队兵分两路，神不知鬼不觉，象两把尖刀直插和丰局。一路由草尾方向而来，另路由张家洲木剅口渡口而来。这时回沅省亲的国民党军队营长邹运珩（三眼塘人），正在局屋上首五、六十米的矶头边和他的私塾先生李某蹲着畅叙阔别之情。邹突然发现近在咫尺的前方，一队便衣武装正朝局屋快速靠近。他猛地站起来喝道：“你们是哪一部分？！”游击队斩钉截铁地说：“草尾团访。”“哦，我刚才与你们王大队长（王剑龙）谈过话……”游击队成竹在胸，闪身上前，举枪一比：“举手！别动！”立时擒住二人，直解局屋。

和丰垸团总柏志和着白绸衫，跨上白马，马伕随从，嗒嗒嗒地经和丰垸东堤转南堤回家取账簿核账，不意刚拐弯，就碰上了来自张家洲木剅口渡口兼程前往和丰局的另路游击队。排头游击队战士立即发出口令：“站住！——什么人？！”柏团总勒住缰绳，马上回答：“郎中”。马伕郑结巴一时摸不着主子的意图，于是连忙纠正：“不不不，是……是……柏……柏团总。”话音刚落，二人俯首就擒，被押往和丰局。

就这样两路游击队在人们熟睡的时候，悄悄会师，包围了和丰局。待岗哨布定，监视就绪后，擒开和丰局大门。刹那间一个个在局业主，通通成了瓮中之鳖。“朱祖光队长代表游击队向全局人宣布：大家听着，伙夫佣人，事不相干，不必惊慌，但不得多事！

陈月秋（朱祖光在和丰局侦察期间，曾指使曾书坤供其茶饭）本是个催头，穿着打扮却与业主财东不差分毫。游击

队把他作业主抓了，准备惩治。朱队长瞥见后便向游击队如此这般一说，便开释了他。

被抓的两名教师，一个是私塾先生李时英，另一个是国民小学教员曹绍坤。经游击队盘查，不是对头，即予释放。

游击队第一步叫业主捐款，曹绍坤因学校立在局里，过来受豪绅庇荫，此时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挺身反抗，迟迟不受开导。游击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把他拉去杀了，以儆效尤。

陈鼎秋，这个老奸巨猾的狐狸，见势不妙，便来了个金蝉脱壳之计。当游击队叫他捐五百银元时，对游击队说："我的钱寄放在佃户史春浦家，去不半里便是，请派人同我去取。"一名游击队员跟他到了史的住所。史宅门前禾场外是水田，后檐临近江堤。陈站在后檐堤坎上叫门，抖着嗓音，诉说当晚遇了急事，需银洋五百，赶快设法！史在屋里听得分明，揣摸东家深更半夜来取钱，什么紧急事等不到天亮，不妨先窥伺动静。史隔窗一瞧，果真情势不妙，就偷开前门，朝垸田里跑，顾不得垸里渍水没膝，边涉水，边吆喝：来了"土匪"！来了"土匪"！……同来的游击队单枪匹马，一听有人吆喝，说时迟，那时快，一梭子弹打响，陈应声倒地，佯装被击毙，一动不动。游击队员补上一脚，将陈踢下堤坎，转身就走。

枪声划破静寂的夜空，住在局屋下首隔壁的曹新浦，咿呀开门张望，误认哨兵，刚开口叫声××，哨兵一枪，吓得他一滚，滚下堤坎，爬出了警戒圈。谁知他奔到一面锣，往圩子中间鸣锣呼喊："守望队（护共义勇队）你们还不来，和丰局到了'土匪'呀！"

游击队鸣哨紧急集合，派出的弟兄们听到哨声迅即转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归队，这时，长枪十多条，竹茅枪二十多竿，挈箱提篋，朝三码头渡口疾走。

游击队在临撤的时候，为了惩罚土豪劣绅，伸张大义，首先把柏志和进行了处决。在枪毙时，队长命令他面对河床站好，免伤百姓。这话是我母亲亲自听见的。柏是团总，又是业主，顽固不化，横行乡里，毙后人皆称快。

此外，枪毙的土豪劣绅还有柏友才（柏志和父）、马连山（逃跑击中）、陈庭瑞、陈心田（当时人称心田二老爷）、张金生、金帐房等六个。

对邹运珩这个国民党军事院校出身的军官，游击队撤走时，将他绑在马背上。他恣意反抗，多次从马背上挣扎坠地，企图伺机抢枪报复。游击队忍无可忍，才一枪撂倒他于三码头渡口不远的地方。

翌日拂晓，众人来局处理后事。有人发现局屋偏房木板上写有“中国工农红军武光洲游击大队二支队”的粉笔字。消息传开，贫民无不欢天喜地，而巨室豪绅则异常惊恐，惶惶不可终日。

① 局，又称堤务局。民国时期，沅江县洞庭湖区每垸都有设立，是地主阶级管理堤垸的机构。

我去延安“抗大”的前前后后

陈志华口述　傅作舟整理

我从长沙自治女校刺绣科毕业后，转入民生会计讲习所学习不到一年，值抗日战争爆发，敌机不断轰炸长沙市区，讲习所被迫停办。学生提前毕业，使我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一个没有门路的农村女孩子，当然是无法找到工作的。眼看日寇日益猖獗，国土不断沦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失学失业，找不到抗日救国的出路，怎能不感到极端的痛苦！正在这苦闷彷徨、一筹莫展的时候，大革命时期曾任过农民协会会长的叔祖父傅书亭（共产党员，已于1952年去世，其夫人及儿子傅骥才现住南县东横洲新河口）为了逃避国民党的缉捕，由二叔父傅桂荪掩护、由沅江南部赛头口（一九五四年冬划属益阳——编者）移居沅江北部普丰垸（今普丰乡屡丰村第七组），与我家贴邻居住（其时我父母与二、三叔父已分家另住），只一墙之隔。叔祖在平时交谈中，经常给我启发教育，鼓励我到外面去撞一撞，为国家做一番事业。那时，我对革命虽没有认识，也不理解叔祖所讲“为国家做一番事业”所指为何，但它却成了我后来去延安参加革命的动力。

1938年2月，一直由傅书亭掩护在胞弟傅玉春家的毛泽民同志的夫人王淑兰、女儿毛远志（现在北京中央组织部第三处

工作)、毛主席甥女章森洪(原名章杰人、毛主席大姐的女儿，现在北京轻工业部工作)，接到第十八集团军长沙通讯处及徐老(特立)的通知，转达毛主席指示，准备送他们去延安，当即在傅书亭家集合。由于傅书亭家住房太小，章、毛就和我同住同吃，在相聚十几天的时间里，使我懂得了不少革命的道理，又听说在延安不但可以找到工作，还可以不花钱上大学。由于章大姐(章比我大三岁)的启发和鼓励，使我下定决心与章、毛等一同奔赴延安。

作为文盲的父母，除了种田搞家务外，什么世面也没有见过，身边又再无儿女，怎肯让我远走呢！特别是母亲更以死相拚，一连六、七天无休止地把我折腾得行坐不安，睡不了觉，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我只得佯言不走了。章大姐也在旁作了保证，不让我同行，这样父母才放下心来。

不久，章、毛动身去长沙，我向父母要求送一下章大姐等人，还说顺便想在长沙找找工作。父母见我没再提去延安，也没作任何走的准备，又认为我在长沙念过书，已不是乡下姑娘了，为了安慰和满足女儿，勉强让步同意了，但只准带少量换洗衣服和去长沙的往返路费，并还托长沙的老朋友卢四爹照顾我的食住和监视我的行动。到长沙后，我随同章、毛一道去见了徐老，并由徐老介绍在十八集团军长沙通讯处办了入伍的初步登记手续，并决定由通讯处负责护送去延安。动身的那天，我借送行的名义与章、毛同去长沙轮船码头，卢不放心，扣下我携带的全部衣服、手提箱和路费外，还派儿子卢少痕和傅亦舟(我的堂妹、现在长沙市28中学)到轮船码头作监视。我就是这样连换洗衣服都没带一件、身上一文不剩的跨出了革命征途的第一步。这时，我刚好过完二十五岁的生日。

1938年3月上旬，在长沙乘轮船去武汉途中，接到毛主

席指示。因毛泽民同志去新疆进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要王淑兰暂留湖南。其余一行四人，即我和章森洪、毛远志、傅应泉（傅玉春的儿子，毛远志即以他的“童养媳”名义作为掩护的），则由通讯处派人改由陆路护送去延安。

1938年3月底，我们一行四人到达了延安。4月1日，在窑洞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还备了湖南家乡菜饭（大部份是由湖南带去的腊味），欢聚一堂，祝贺我们一行平安到达延安，并贺毛远志的生日，餐桌记得还是用长门片临时架设的。

不久，傅应泉派往苏联学习，我和章、毛三人，均安排在延安学习。我被分配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第四期学习。全校共分八个大队，有学员五千多人，其中女学员有六百多人。我被编在女生大队（即第八大队）第六队十二班。第四期是“抗大”总校人数最多的一期，被誉为“抗大”的“黄金时期”。毛主席还为第四期开学典礼题了词：“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

我在家乡时，原名傅梅仙，入“抗大”时即改用现名陈志华（至今家乡仍叫我傅梅仙），以示不忘本姓、有志于中华的复兴。在“抗大”听过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贺龙等领导同志的讲课、讲话，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进一步明确了革命的目的意义。1938年7月23日我在“抗大”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在这里，我简单的介绍一点“抗大”的情况：“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抗大”从1936年6月1日创办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共办了八期。从1938年起，先后还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十二所分校和四所“抗大陆军中学”、一所“抗大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共培养了十几万革命干部。

“抗大”是党中央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历史关头，为了培养大批适应抗日战争需要的军政干部创办的。创办时原名“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第一期学员全部来自中央红军和红军十五兵团。到1937年，因国内政治形势正处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全国各地革命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出路。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从第二期起，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八路军、新四军干部外，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重要任务，“抗大”校部也由保安县迁至延安。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校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教学内容有马列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政策、持久抗战的战略战术以及各兵种的基本知识训练。

由于“抗大”是坚持敌后办学，因此经常遇到战斗环境，在学习和生活上，都产生了极大的困难。这样，“抗大”的学员就只能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边学习、边战斗。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视与关怀下，学员通过理论和实践的教育、锻炼，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做到了战斗越紧张、生活越艰苦，斗志就越坚强、士气就越高涨。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学员们一面坚持刻苦学习、训练，一面开展大生产运动，挖窑洞、建校舍、开荒种地、饲养家禽家畜、纺纱捻线、挖煤烧炭。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从不讨价还价。在紧张的学习、劳动中，逐步改造了学员的世界观，锻炼了革命意志，提高了觉悟。

"抗大"学员，来自各个方面，除有红军老干部，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党、政选送的优秀干部以外，进入"抗大"学习和工作的，还有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如冯玉祥将军的侄儿冯文华、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都是"抗大"的成员。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的黄兴的儿子黄××（忘记了名字）也从日本留学来到延安进入"抗大"第四期学习。四期学员除来自全国各地外，还有六、七十人来自港澳的华侨和东南亚、北美洲和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留学的青年学生。"抗大抗大、越抗越大"，这就是当时人们对"抗大"发展形势的评论。

我在"抗大"毕业后，因医务人员缺乏，被动员再入卫生学校学习医务。不久分配去太行前线，我当时任行军排长。1939年过黄河至山西兴县与贺龙率领的一二零师会合时，我被留在一二零师"彭358旅"战线剧社当宣传员、文化教员，后又调特务团战胜剧社任专职党支部书记。

1941——1946年这段时间，我一直随前方部队活动在兴、临二县一带，与日寇作战，后又开展"打顽固份子运动"（即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战斗）和整风运动，战事、学习十分繁重而紧张。战士们都处于极度疲劳和困苦中，但谁也没有考虑过个人和儿女的安危，士气始终是旺盛的。这时，日寇进行"三光"政策，不但战斗、学习紧张，生活更是艰难，日常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吃的用的，医疗上起码的设备和药物，都是短缺的。我的两个孩子，就是在这种环境、条件下，没有最低的营养供给、医药治疗和护理而夭折。1941年我生第一个孩子时，临产前，正是大地冰封，气温低到零下30多摄氏度，产床是冷坑，要找几根柴烧点火热热空气也不可得。当孩子生下来，已成半冻僵状态，我个人也因严重失

血病倒了，无法护理孩子，生下只七天就夭折了。1943年第二个孩子生下来，身体原是很好的，但也只哺养了九个月，因无暇照顾和缺乏医药治疗也夭折了。尽管两个孩子的夭折使我很伤心、很痛苦，但一想到党的教导，想到这些痛苦都是敌人造成的，全国人民也正在遭受这种痛苦，就又擦干眼泪、挺起腰杆前进了。从1943年9月至1946年，我的主要活动范围一直是在晋西北野战兵团和一野总后勤部，都是搞后勤财政工作。

1947年，我由部队调到东北贸易总局担任贸干班主任，贸干班结束调哈尔滨铁工厂任副经理，正经理是苏联专家，专管技术，厂内工作，由我负责。铁工厂与哈尔滨市电器机械厂合并时，我任副厂长，一直到1948年随南下大军到广州工作为止。

中国驻印远征军反攻缅北第二阶段之回忆

龙 学 海

战 场 休 整

一九四三年十月，我驻印远征军反攻缅北之战打响后，接连经过新背洋、胡康河谷、宁便、太洛、孟关、坚布山、猛拱河谷等，一连串之战役，节节获得了辉煌胜利。一九四四年八月初一举攻下缅北首府——密支那，歼灭了日军在缅北之一个大据点。至此，缅北大半山河被我军收复。

斯时，盟军司令部为了养精蓄锐，以利再战，命令我部就地进行短期休整。于是我军开驻密支那郊原，连续组织了一系列短期战训班。如军官队、军士队、陆空联络班、化学迫击炮班、战防火箭炮班、步话机班、谍报特技班等等。

我参加为期四周之第一期军官队，结业后，又参加了战防火箭炮训练班。总的内容包括当代战术特点，森林战术、大兵团协作、陆空立体战等。强调利用一切优质、精良武器战败敌人，竭力减少我军官兵伤亡。之后，我担任一一四团第一营战防火箭炮排长职。

这种战防火箭炮，携带方便，能洞贯三吋厚之钢板而使之着火，命中率百分之九十九。后来迭次战役中证实，确是日寇各种装甲、坦克车之死克星。

奉 令 攻 打 八 莫

密支那短暂休整约二月。军中士气高涨，精神振奋，战斗力愈加强盛。我盟军司令部鉴于须迅速打通中印公路铺设

沿线大型长距之输油管道，直达昆明，以利我国内各战场军械、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质之接济。一九四四年十月初命令我军攻打八莫，以配合英、印、缅盟军从南北两端夹击日军，夺取缅京曼德勒。

缅北十月，雨季终止，气候宜人。我驻印远征军司令部命新一军附二个重炮营为左翼，新六军附二个轻型战车营为右翼，另有美、英盟军之空军三个联队和我国驻印军三个重型（35吨级）坦克炮兵团为策应，分别沿密八公路、密曼铁路两相呼应，全面挺进。三十八、二十二师各受命为先头部队，其余三十、五十、十四师后续，展开战线幅宽逾百公里，浩浩荡荡，合力南下征战。

据当时情报（截获日军密电码及谍报）日军早已重组第二、第十八两师团，于八月十三日开始在八莫城区修筑半永久性水泥、砂石工事，企图固守。并遣第二师团三分之二的兵力奔赴八莫西北三十公里之南坝地段，据为犄角。又以该部原好三郎大佐为首的搜索联队（相当于团）配山炮两营，战车十五辆及步兵两联队混成一个加强支队（相当于旅）推进至南坝东北十五公里之庙堤，占据制高点，作为前哨。

庙堤地段，丘陵起伏，地形复杂。它背倚太平江，扼密八公路要冲，所以敌企图设防，阻我于太平江一线。

根据以上情况。我新一军三十师以两小部队（营）向庙堤两侧迂回抄袭。三十八师一部向正面展开攻势。不几日攻克亚鲁本（庙堤东北）、大利，攻抵太平江北岸。又继续占领江岸沿线之亦鲁本、丹邦阳等地。此时三十师大部先后攻占那泡、宛貌、那龙等高地，虎视庙堤。正面三十八师乘机发起强攻，于十月下旬，在强大之空军、炮兵、战车部队之策应和掩护下，迅速占领了庙堤，歼敌三百余，击毁、缴获敌

装车五辆。经三日之激战，肃清了太平江以北之残敌（约一个联队），其余敌大部被逼逃走至南坝地区。

敌被逼撤至南坝地区后，我军并未尾追，而雄师突转，直奔八莫。

此之前，我三十八师一一三团绕远道迂回，出敌意外，已进抵八莫城郊，摧毁了敌两个城防外围据点，虎视八莫，致敌日夜惶惑不安。

庙堤对岸高地尤是险峻，河幅百米有余，且深超顶。江岸我方地形较开阔，渡口易遭封锁，处处都可能置于敌瞰制下，如若强渡恐人员过大伤亡。对此，我三十八师主力，为了强渡太平江，先派出一部于上游山地攀越七百米高的连绵起伏之山峦，抢占上游大铁索桥，神速架起了桥头堡，使主力安全抢渡了太平江。继而迅勇猛进，连克不兰丹、新龙卡巴高丘之线，抢夺另一八莫外围重点——曼昔。

其时庙堤正面已转交后续部队接替，断续施用火炮轰击对岸作佯攻状，藉以麻痹敌人，助我主力渡江。

我三十八师主力达到曼昔后，立即汇合一一三团，于十一月八日，很快就严密紧围八莫。待敌人弄清这种形势时，已入我军重围圈中。其士气与斗志十分颓丧。

与此同时，我右翼部队二十二师已攻达八莫西五十公里之瑞古一带，连续几次激战，歼灭了缅伪第十二师全部，并占领数处重要高地及河津、要道。在这种对我军攻势极其有利之情势下，我三十八师抓住战机，联络空军、坦克部队、重炮部队即向八莫发起总攻，连续两天，发现八莫市区敌之抵抗火力已是微弱，更谈不上有何反冲锋之征候。我军一一三团、一一四团，适时攻进市中心地区，又经一日激战，尽扫市内残敌，全占该市。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夜，市内

幸存残敌约六、七十人，趁黑夜由市西区河岸潜行泅水逃命。我早已扼守在西郊之一一二团及时发现，立即启动稠密之火力网，予以痛击，企图逃命之敌大半被击毙而葬身鱼腹。八莫一仗，遂获全胜。

是役，全歼敌再次重组之十八师团，击毁、缴获敌战车三十五辆（我排击毁敌战车三辆），敌山炮、重炮四十门，生俘敌一百五十人。虏获大量枪支弹药，军需物质。在生俘人员口供中，证实敌酋大原大佐在此次战斗中被击毙丧命。

南坝战役

占领八莫这一军事战略要地后，我新一军军部即命太平江西岸扼守部队一一二团为先遣，三十八师全部主力续后，回师北上，直奔南坝。

南坝地区除敌第二师团散据各点外，又增加了由和平方向败下之第五十六师团大部。

在此之前我盟军总指挥部命二十二师为主、十四师相佐沿密曼铁路南下扫荡，早于十一月中旬攻占了孟养、和平等距南坝西北五十公里一线。至一九四五年元月初，敌人曾派两个联队兵力，抢夺我军已占领之二五三八高地（制高点），企图阻我军于此一线。无奈我军官兵斗志昂扬，火力火网强大，又有空军及坦克部队支援。利用其制高点有利地形，加以瞰制，敌企图不能得逞，且遭连续败北，只得退至南坝地区，与敌第二师团汇合，以求喘息。

南坝，其四周百里地域，地形比较平坦。多数有利据点，尽握我军掌中。我驻印远征军总指挥部捉住战机，调动各部兵力，对该地域进行全面强攻，以期聚歼敌人第二，第五十六两个师团主力，加速夺取缅北战场之胜利。先后经

过两周时间，我二十二师攻占了马芝、西莫，十四师夺得莫路、英道，三十师坚扼二五三八高地附近各要点，三十八师进入瑞古以北比较平坦、开阔地段，五十师配山炮、坦克部队直插瑞古、新概之间，截断公路，阻敌援军。在此大好形势下，我总部及时下达战令，命各线同期发起攻击。攻击开始，我军各部有条不紊，紧密配合，声势浩大。敌军望风披靡，阵容紊乱，无法阻挡我军，便势如破竹。南坝地域，敌人各星布之点，逐个被歼。有的被割成无数小股，狼狈溃退，至元月十五日前后，南坝之敌基本被歼。自此南坝战役胜利结束。

瑞古阻击战

当南坝地域敌军全线崩溃的时候，我三十八师一一四团第一营（我在该营），受命至瑞古、杰河间公路旁一小山丘处设伏，堵歼逃敌。一昼夜赶程一百二十公里，按时达到该点。察其地形，小山丘高出公路约五十米，公路夹在当中，形成一段隘路，正是设伏堵击逃敌之优良阵地。我营达到后即急筑简易掩体，严密组成数重交叉火网，潜伏公路两侧，静候逃敌。

当夜零时，远处传来嘈杂声响，料敌即将临前而过。我军官兵，均聚精会神，注目而候。不料我前方潜伏之尖兵班，见敌人众多，缺乏沉着，猝然过早发起射击。尖兵人少，不成火网。而枪声一响，敌人自是发觉。即以少数与我接火佯战。其大部则潜行迂回，绕我阵两侧小道而隐进，大部敌人径自溜过。时正凌晨二点，恰巧阴云密布，岚气涌起，黑暗笼罩低空，真可谓伸手难见五指。为避免暴露我阵地，我们又不敢发放电光弹和照明弹。小丘两侧皆是茂密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